

吉姆·克瑞斯 Jim Crace — 著 趙丕慧 — 譯

沉睡的海岸

他們回到初戀的海灣繼續溫存，試圖重拾往日的浪漫，
卻沒想到懷舊的代價實在太高了……

B E I N G

D E A D

B E I N G

D E A D

沉睡的海岸

吉姆·克瑞斯 — 著 趙丕慧 — 譯

J I M

C R A C E

沉睡的海岸／吉姆·克瑞斯 (Jim Crace) 著；
趙丕慧譯 -- 初版. -- 臺北市：皇冠，2004
【民93】面：公分.-- (皇冠叢書；第3379種)
(Choice ; 92)
譯自:Being Dead
ISBN 957-33-2066-5 (平裝)

873.57

93008954



皇冠叢書第3379種

CHOICE 92

沉睡的海岸

Being Dead

作 者—吉姆·克瑞斯 譯 者—趙丕慧

發行人—平鑫濤

出版發行—皇冠文化出版有限公司

台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電話◎2716-8888

郵撥帳號◎1526151~6號

香港星馬—皇冠出版社(香港)有限公司

總代理 香港灣仔告士打道88號19樓

電話◎2529-1778 傳真◎2527-0904

出版統籌—盧春旭

英文選書—余國芳

編務統籌—金文蕙

版權負責—莊靜君

責任編輯—宋佩玲

外文編輯—梁若瑜

美術設計—王瓊瑤

行銷企劃—簡伊玲

校 對—王曦瀛·鮑秀珍·宋佩玲

印 務—林莉莉·林佳燕

著作完成日期—1999年

初版一刷日期—2004年6月

Text Copyright © 1999 by Jim Crace

Complex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 2004 by Crown Publishing
Company, Ltd., a division of Crown Culture Corporation.

Complex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avid Godwin
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Inc., a division of
Cathay Cultural Technology Hyperlinks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法律顧問—王惠光律師

有著作權·翻印必究

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，請寄回本社更換

讀者服務傳真專線◎02-27150507

皇冠文化集團網址◎<http://www.crown.com.tw>

電腦編號◎375092 國際書碼◎ISBN 957-33-2066-5

Printed in Taiwan

本書定價◎新台幣250元/港幣83元

Choice

編輯的口味
讀者的品味
文學的況味

B E I N G

D E A D

沉睡的海岸

吉姆·克瑞斯 — 著 趙丕慧 — 譯

J I M

C R A C E

來自各方的讚譽

『當代英國小說中最閃耀的一道光芒！』

——【紐約時報】

『震撼人心！因為處處見真理，已具備成為文學經典的氣勢！』

——【暫停雜誌】

『對於大自然最盛大華麗的讚頌！……本書實乃當代最有創意的小說之一！』

——【泰晤士報】

『想像力超群的一部作品！機智、精確，手法無懈可擊！』

——【泰晤士報文學增刊】

『一大傑作！……當代最具才華的作家之一！……幾近天才之作！』

——【文學書評】

『我想不起有哪本書比得上《沉睡的海岸》的新穎及精采！書中部分段落只怕太過感人，不適合在人前閱讀。』

——【週日獨立報】

『本書有恐怖小說的精髓，但比恐怖小說深刻。其中最精采的部分乍讀之下頗似約瑟夫·康拉德的《黑暗之心》，但細究之後才發現精采的敘述、大膽的結構更令人驚艷！』

——【週日獨立報年度好書】

『本書是今年我看過最奇異、最餘音繞樑的一部作品！』

——【衛報】

『一言以蔽之，本書是一本傑作！高深玄奧……吉姆·克瑞斯這位卓越的小說家一出手，「英國小說已死」的論調立刻不攻自破！』

——【約克夏郵報】

『令人動容的愛情故事，必能為作者贏得廣大的讀者……在此一虛構的宇宙中，死亡並不是否定，而是鼓舞……本書的敘述有雷霆萬鈞之勢，教人難以掩卷！』

——【觀察家報】

『精采至極的小說！文采飛揚，充滿了令人難忘的意象！作者的文筆教人欲罷不能！』

——【新政治家雜誌】

『克瑞斯這本引人入勝的小說，描述一段婚姻直到遭遇不測時，才發現了自身最深刻的意義……筆法簡潔優雅，細緻誘人！』

——【週日快遞】

『自從貝克特死後難得的傑作之一！』

——【標準晚報】

『令人驚豔……才氣橫溢的小說！……吉姆·克瑞斯確實有創見……透過他的觀點，能看到嶄新的視野。』

——【每日電訊報】

『《沉睡的海岸》這本小說見解獨到，炫目耀眼！克瑞斯的風格獨一無二，我們何其有幸能欣賞到他過人的才華。』

——【經濟時報】

獻給潘・特登

別指望天堂，別指望地獄。

你死了。就這麼簡單。再會。永別。

永恆等著你？得了吧！

等著你的是腐朽，是水肥

還有毫不留情的腐爛，腐爛，腐爛，

你逐步退化，從動物變植物。

當然，我會哀悼，

天人永隔的妻，

儘管哀悼不曾

延長生命

或把一絲額外的氣息

從死亡碰觸的身體誘哄出來。

——摘自謝爾文·史帝芬詩作〈生物學家給妻子的告別辭〉

爲了回味往事，兩位動物學博士在星期二下午開車出城到男中音灣，在歌唱的鹹沙丘間做最後一次巡禮，順便驅鬼。兩人都沒能活著回來，甚至根本沒能回來。

他們原打算沿著海岸走上一小段路，回味回味將近二十年前做學生時相識的往日時光。他們就在這片沙丘上第一次做愛，本來他們是會在這裡再纏綿一次的，可惜正如報紙上所說，『死亡，用一塊花崗石當武器，踉蹌跌在他們的熱吻之上。』

他們是最怪異的一對，海岸上這兩個死去、成大字形躺臥的愛侶：約瑟夫和賽麗絲。兩人都是教師。他在泰斗研究所擔任所長，素以冷酷聰明聞名。她則在大學兼課。兩人的同事幾乎不曾見過他們出雙入對，也不曾到他們家裡拜訪，更遑論目睹他們碰觸彼此。而居然在所有的夫妻檔中，偏偏是最不可能的這一對，身無寸縷，頭顱凹陷，死於最不可能的激情之中。誰料得到像這樣兩個上了年紀，毫不起眼，又學富五車的人會在野外做愛又慘遭殺害？

懷舊的代價真是太高了。

假設約瑟夫和賽麗絲遭到殺害不是發生在那個星期二午後，而是一百年之前（在那個年代即使是動物學博士死亡都可以公開的、歇斯底里的哀悼，完全不會讓人尷尬），那麼等兩人的屍體被發現，送了回家，他們的家人鄰居就會為兩人舉辦一場午夜『搖靈』會。遺體會換上最好的衣服，穿上最好的鞋，並肩躺在床上，傷口遮蓋住，頭髮梳理過，眼睛合上，嘴巴合上，他的一隻手按著她的手，臉頰貼著臉頰。房間彌漫樟腦、蠟燭、香皂味，到處有人咳嗽，擺滿了硬背椅子，就跟候診室一樣。

前來誌哀之人以婦女為首，天一變黑就趕到喪家，直哭到肩膀抖動，不斷頓足或用手杖敲地，手鐲叮噠，袖口窸窣。誰的臀下座椅或腳下地板吱嘎得最厲害，誰哭得最大聲，誰就是最傷心悲痛之人。喧嘩有多大聲，悲傷就有多少。一百年前的喪家沒有人像我們現在這麼安靜沉默，他們尚未學會壓抑悲痛，尚未學會把悲痛從日常生活中給掃地出門。死亡給教化了，變得與植物相似。無須壓低聲音私語，無須比手畫腳。就讓吶喊哭號聲把惡魔驅逐出去，他們會如此告訴自己。讓我們吵，讓我們叫。甚至還有哭喪棒可以買來揮動，那是金屬棒套上木環，甩動起來叮鈴有聲。孩童競相爭逐哭喪棒，爭吵搶奪之

聲更拉高屋裡的喧鬧。哭喪本就應該撼動整個屋子，本就該讓街坊鄰居不得安枕，本就該像有千隻烏鴉齊啄屋頂。但這都是那些樂觀的年代才有的事；死亡不過是條光線不良的過道，走過之後就有寬敞明亮的房間。

午夜之時男人抵達，所有悼客圍著床鋪，抓緊床墊床板，難以計數的手，搖動遇害的這對夫婦，簸揚掉他們的錯誤，讓他們能安然進入天堂。他們的大惡小錯都會如雪茄微塵般飄浮在燭光下，他們的罪惡會沾汙男客的乾淨襯衫。

稍後，喪家年紀較大的孩子會端上咖啡或小杯布樂伐酒，一整夜供應不輟。喝下這些提神飲料之後，街坊親戚會回憶死者的點點滴滴，自然是先從道聽塗說來的死因談起。談著談著免不了會有人支吾其詞打起瞌睡，室內落入岑寂，因為這時除了屁股底下僵硬的椅子之外，沒有人能專心的去想什麼事。他們會倒敘到好幾年之前。『搖靈會』上時光往回走，本來是遺憾，現在變期待；舊怨化為熱愛，經驗變成希望，他們的回憶會把賽麗絲和約瑟夫的生命沙漏顛倒過來，讓裡面的沙倒流回去。一旦上下顛倒，死者就會坐起來，爬下床，變得較年輕，對死亡漠不關心。肌膚變緊實，頭髮變豐厚，像貓一樣滑順，毆傷瘀血都不見了，傷口也閉合了。

首先朋友鄰居會回憶約瑟夫和賽麗絲生前最後的幾個月。『好安靜——我是說很懂得顧慮到別人——你連他們在不在家都不知道。』接著追溯他們的中青年歲月，他們的婚姻

生活，他們的工作，也許還會談到他們管教子女的方式，他們的婚禮，學生時代，直到——中間包括多愁善感的猜測他們的早期人生，他們小時候必然是什麼樣子，何以兩人學業上有卓越的表現，運動卻不怎麼在行——把他們的童年都聊完。

搖靈會的時間拿捏得剛剛好，就在破曉時分結束。曙光漸漸掩過了燭光，房間四隅更加幽暗，這時一位嬸母，一名同事，一位老友會讚嘆這一對亡魂五十多年前的出生，他們在嬰兒期有多可愛多調皮，多麼的前途無量，多麼的受寵愛。

搖靈會就是讓亡者復生。

但現在既不是樂觀的時代，也不是多愁善感的時代，而這個星期二下午也不是在一百年前。可憐的約瑟夫和賽麗絲不會被人發現送回家去，起碼不會那麼快。他們也不會並肩躺在床上。沒有人來遮蓋他們的傷口，也沒有人來梳理他們的頭髮。不會有樟腦、蠟燭、香皂來掩飾他們腐敗的氣味。不會有千隻烏鴉在屋頂亂啄，只會有更殘酷的鳥和更廣闊的空間。死亡之後的約瑟夫和賽麗絲得不到任何東西，只有『死亡以及虛無』。

然而多少還是能舉行某種類型的搖靈會。最合適，甚至最仁慈的做法是先如此這般認識這兩個人：海岸邊，結束了生命，成大字形躺臥，荒唐可笑，表現出最醜陋的一面，然後倒退回去，把他們從死亡的手裡拯救出來。他們如何登岸又如何展開旅程，然後再把他們送回出發點，這麼做就像是創造出某種永恆。約瑟夫和賽麗絲的最初一道光線。漸

漸出現的死亡。還有在他們前頭的每一個日子。

兩名動物學家或許已經過時，卻仍然能夠從記憶中得到救贖，回到過去，舒適的躺在床上，依舊是屋裡的住戶。

3

下午三點五十分。

五十五歲的賽麗絲還談不上是到了不怕死的年紀，只有老年人跟瘋子才不怕死。但她的死，固然混亂，卻來得太突然，突然到讓她來不及害怕。距離她說出最後一句話（『不像是……』）跟吸入最後一口氣之間只有短短的五十秒。她壓根沒有時間害怕，也沒有害怕的知覺，只是在電光石火的一剎那感覺到什麼，就像她晚上經常感覺到的一樣，夢到自己摔落，半夢半醒間害怕得發抖。曲折、飄忽、被出賣。她的心臟撞擊肋骨，身體顫抖拱起，頭腦渙散，在無框的房間裡猛然飛馳。不知是哪個巫師把地球給變成了蒸氣，把她跌落的空間都裝飾了亮晃晃的燈光。她的最後一刻是活動的、抽象的、光點組成的。

她可怖的傷口流血不多，由此看來賽麗絲幾乎就在遇襲的同時心臟停止跳動。她的顫

骨不如約瑟夫的厚（這是丈夫的諸多特性裡她摸得最清楚的一點，她的丈夫脾氣壞，愛鬧驚扭，心不在焉，膽小如鼠，腦殼超厚。）當然，她的顱骨也沒有花崗石來得硬。她的頭骨像甲殼般凹入，她的腦子撕裂開後如同蜂巢，一公克重的蜂巢，滴滴答答流出蒼白濃稠的液體。就彷彿有人用鏟子剝下了薄薄一張樹皮，蜂巢就暴露在樹皮下。她的蜂巢出血；裡面的物質分離。

她臉部和咽喉的撞擊切斷了血液供輸，儘管腦部設法修復，彌補突然中斷的氧氣和葡萄糖，生命的通道仍壓碎繃縮。腦部送出的痛苦信號是眼前金星亂冒。傳說一點也沒錯；拜大腦皮質的化學物質變質之所賜，她咻的一聲掉入了滿天星斗之中。

賽麗絲開始呼吸過快，一陣狂風暴雨似的抽氣喘息，斷斷續續，越來越強。心臟肺葉慌亂的汲取短缺的血液，最後，相當突然的，心肺都停了，拋棄了她，破壞得太厲害，存活不下去。她的胸部肌肉忘了如何起伏上下，她的反射本能沒了。她無法咳嗽，甚至無力把鮮血嚥回肚子裡。腦細胞膜幫浦關閉了。賽麗絲就此失去了控制能力，醫藥奇蹟都救不了她。沒有呼吸，沒有記憶。

還有好幾場仗要打，但都是死後之事，無聲的內部戰爭，化學物質在爆裂的細胞殘骸間爭奪一條條的壕溝一座座的要塞。鈣質跟水篡奪了血液氧氣的地位，於是她已故的腦部幾乎就在一瞬間開始浮腫，扯裂了它的天篷，把其中的精氣神，龐蕪的激情、記憶、